



紫雲閣漫筆

六

4 曾 5  
20  
6





紫芝園漫筆卷之六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或問孔子以四教則文最為先立四科則文學在最後豈亦有說乎答曰所摺文者詩昏禮樂之摺也學者先學詩昏禮樂而後可以見諸行事故立教則文在先行次之忠信者禮之質而能之所以成也故在後也如四科則國家用人才之序也從行者棟梁之材也天子三公諸侯上卿非從行之士不可故人才以次為先次則喉舌之官出納言接賓客倏辭令奉使將命皆言誥之任其為用也重矣故序在第二也又



次則諸司分治庶政出焉必得其人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也  
故政事之才在才三也夫然後作為禮樂文章脩典籍紀錄  
政事以示後世必待文學之士可以濟其用故文學在後也  
如次則國家之治可謂大成矣國家用人才要在才四科其  
先後乃緩急之序云

律翁以海量能容自許人亦以次稱之余謂律翁固能容然  
能容學者而不能容常人能容文才之士而不能禮法之士  
能容其人而不能其言是未為能容也

關甲子文多整齊不雜甚流且昏中言仁義禮智信必是漢  
以後人也偽作也其曰歿生死超生死曰有識者有不識者  
曰夫皆識所私則又似佛氏之說關甲之侍恐未有次言况  
其文不及老莊乎後人偽作無疑也然其所言亦有至理實  
古文也未可以偽廢也

關甲子中有認字他昏少見

鶻冠子甚難流甚難解而其所言亦不可知何所崇旨恐亦  
老子之流也

子華子名本晉人見于昏中其人當有晏子晉趙簡子之狀  
其昏不甚難流而文尤有法唯於中有云猶之售王者然不



論其虛負温正而無疾者而以大小往廣為儀則豈無連城  
矣夫連城之稱自趙璧始今子華子為晏子言之何也余於  
是疑其戰國以後偽作也蓋自此二字破綻矣然實亦古文  
也可悅可玩

子華子載公仲承問于程子以黃帝鼎成乘龍乘龍外天之事程  
子答之其言甚弁而覈真儒者之論也夫程子者豈孔子之  
所見於塗者也耶

左傳曰夫子壹之大學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二言壹  
字同義之是字皆有所指之辭也梅菴解大學以為壹是一

切也不深考已

今禮無基。賢人內亂。今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孔叢子載夫子乃歌曰大道隱唐虞世二家皆七言三句二有韻漢

高大風歌實效此也

記問第五見七章。今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我心憂。

高子亦頗難流先秦古文無疑

輔車相依杜征南以為頰輔牙車韓子曰夫虞之有貌也如  
車之有輔也輔相依車亦依輔虞貌之勢正是也杜蓋以  
此句與下句唇亡齒寒同就人身取譬耳韓子則直解輔車  
字殊為穩當未詳孰是呂覽載亦與韓子大同

室如縣罄杜解如而也韻府引學林云如當訓似如垂一器



空中無物若家徒四壁之美訓如為而語不成文矣矣說近  
是

晉悼公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字也禮君前  
臣名匄君言不宜稱其僚友之字此恐傳者之誤也如記  
石碯之言曰陳桓公方有電於王陳候生而稱其諾亦然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日之上日字是收日  
之日下日字是日星之日

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詳疏諸本多作尸祝之尸誤也有作  
門戶之戶者為是杜元凱云戶止也按此訓見小爾雅註云

取其闔一澄也洪武正韻及字彙皆於門戶之戶有止也之  
註正韻則引左傳文二澄也

孫子曰兵者說道也說者多以兵言為孫子之累殊不知用  
兵者以勝敵為尚也夫孫子固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豈謂兵可妄起哉故用兵者非不得已  
也夫苟不得已而用之則不可以不求勝敵苟欲求勝敵則  
非說道不可故孫子末篇言用間以為兵要為此也夫用兵  
者將以戢兵故戰可以息戰則戰故欺人不欺於人則可興  
言兵冒犯曰繁禮君子不飲忠臣戰陳之間不飲詐偽韓非



稱之是也。余故曰說孫子兵法而愧言說道者。經生不知兵者也。

詩云曾不崇朝。毛公無解。鄭箋云宗終也。公羊傳云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何休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不崇朝。語同。而二解異。鄭氏似是何解。恐未必是。

呂氏春秋節葬安死二篇論厚葬之非道理。正當。墨子過儉害仁不可同日而語也。孝子仁人治葬者不可不荒也。

宣公十六年

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穀梁云。國曰災。邑曰火。三傳為例各殊。不知孰是。以今觀之。天

火多不延燒。且世所希有。如左氏說則魯惟有災而無火。其災也。數且延燒。何休注云公羊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災則小矣。如此則公羊似是。穀梁以國與邑別之。亦似。故余竊以公羊穀二傳得其實。何邵公解亦有理。左氏恐難信也。

程子云孟子有些英氣。纔有些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此言大非。余則曰士不可以無英氣。無英氣非夫也。自古聖賢事業。孰非英氣所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二二亦英氣之為也。故士而無英氣。垂學道其在鄉黨僚友之間。不過



稱好人而已。使其為國家行大事立大業，則必弗能也。程子以顏淵為渾厚，不見其英氣之發也。其實顏淵箠詘陋巷而不改其樂，亦英氣之為也。試使顏淵當事，則其英氣之發，余亦知其如何。程子亦焉知顏淵有無英氣哉？要之顏淵與孟子所居地位不同耳。余特愛孟子英氣，程子乃病之何哉？夫英氣者，丈夫之氣也。隱居以樂堯舜之道者，無所用英氣。多見今之士大夫，即有學術者，莅事當官而不能有為，無英氣故也。

古人作文有好用字，如莊子逍遙遊曰：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歸，則陽日伏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及養生主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從克府曰：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在宥曰：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豈其曰數年數偶，同耶？其實皆寓言，而周用字一轍如矣耳。

家語云：宰予仕，有為。顏淵大夫與田常為亂，夷其三族。呂氏春秋云：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相憎也。又曰：居無事，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他昏亦多言宰予為田常所殺，恐妄說也。蓋田常殺闕止，事見春秋傳。然闕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後人因誤以闕止為宰予耳。田常



即陳恒也。

晉成公筭字子安作味賦見文選相傳衛成公之後以諾為  
氏呂氏春秣楚人有成公賈諫莊王子安豈其後耶

大丈夫當上學千古之賢者以下得待百世之知己何屑  
焉興一世之人言哉

昭四年傳云亡於不暇言不暇於亡也七年傳云盜所隱器  
言隱所盜器也皆倒粧句法也

人之髮白不害於壽謝在杭既言之信然予先君子稟賦極  
實而年五十收鬚眉多白第一伯父早曉公長於先君子八

歲其年六十四收奉便耒東都髮尚黑見先君子曰爾何苦  
而得許多白髮乎至於人見其二人相對以為長幼易位其  
後伯父七十二歿先君子則至八十八目明齒牢行履康健  
神思不臆唯重聽之患而已無疾而歿蓋終天年也蓋信白  
髮之不害於壽言

世之酒人未嘗有醉而不變其常者也然其變態亦不一而足  
有喜者有怒者有放歌者有起舞者有多言者有寡言者有  
然者有興人爭者有欲斷者有按劍按劍者有睡者有笑者  
有泣者魚美惡不同而其為變常一也予所見有僧童仙者



好飲三斛則善笑不禁大醉則嗚咽泣數行下自知其不祥而不能止也夫一人兼二失而一喜一悲可謂異矣予非酒人不能多飲少飲則醉三輒睡坐頭屢有過失因三節限以微醺為度云

子產云天道遠人道通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善哉子產可謂知天也宋儒以理言云豈知天者哉

輪扁之事韓詩外傳亦載之則文不及莊子且以桓公為楚威王豈傳聞之異乎

伏見故城之北有桃林焉每花時都人遊觀成市其東南深

草山有梅林焉其地曰梅谷室永乙酉之春余自京師遊字治路出梅谷未至里所梅香逆鼻及至梅花盛開滿樹如雪皚皚映眼香氣芬芳撲鼻醉人從前未見之美也既過花屢猶有余香竟日未散後以語人則曰不知都人尚然况四方之客乎蓋由其花以寒收開且其地去都下頗遠故也此何異於君子遯世不見知與余嘗為之切齒

柳子厚著封建論以封建非聖人本意遂極言郡縣之便後儒因之議論紛紛無所析衷大約以郡縣為便者多夫如明王元美謝在杭等皆為柳左袒動稱封建之非夫封建者聖



人之制也。聖人智周乎万物，而道濟天下，即封建果不可以為天下則，聖人必知之。苟知其不可，則必弗行。夫知其不可，而且行之，非已本意而因勢為之，皆庸人苟且之為也。曾謂聖人而然乎？夫誓古之二字，虞昏開卷第一義也。吾夫子自言信而好古，淳于越之議於秦廷也，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孔子生於衰周，親見王道陵夷，諸侯放恣，天下將亂，即果封建之非耶？則夫子豈不知之哉？何不一言興茅子論之以詔後世乎？及顏淵問為邦，但對的虞夏殷周禮樂以告之，且戒以放鄭聲，遠佞人，亦未始言封建之害及其傳。

周易則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言先王制作皆必取象於天地，故建萬國親諸侯，取諸比也。先王制作如比，其無所苟也。是故夫子稱之莫敢蔑之，莫敢踐之。太史迂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誓者，折中於夫子，後世苟臨天下，議制作者，不取決於孔氏，其何所標準哉？夫嬴政李斯何為者，而無知妄作，乃爾彼二人者，猶之可後之儒者，皆荒六經論語而自稱仲尼之徒者也。乃敢達仲尼不信而好古如子厚以下諸人，皆淳于越之罪人也。仲尼有靈，必謂之非吾徒也。大矣文章之士，不達經術，比二皆是也。



楚辭唯天門最難說事實多不詳故也

都下有會食於樓上者一人飽則僂闌捫腹適有花子倚門

乞食自言飢其飽則者臨而見之曰可羨二二

左氏所記周王子朝便告于諸侯之言見昭公二後世檄文

之祖也。雖有工者。要未易及其辭。修理達不假雕。余文采爛

然。令流者為之。枝袂耳。

定昭四年楚子取其妹季芊芊我出服復曰昇我季芊芊之字

杜征南無辭叙例世族譜云季芊昇我皆平王女也林唐翁

曰未知孰是說按下文鍾建負季芊芊以從五年傳云王將嫁

王

季芊若季芊早我果是二人則後何特言季芊者再而早我  
不復見字是季芊早我一人也明矣當以服復為是。

定昭四年鄭公芊去棄人之約非仁也杜無辭愚按約寃約也

辭下云。鑪金初曰不敢以約為利。杜云。其約謂要言也。杜意指

上文實興隨人要言。愚謂其約亦仍寃約之約也。味全文可

見矣。

鑪金初官於子期氏。杜無辭注疏音叙云金名。余謂鑪姓金

初二名。若以初字是辭。則當古鑪字上。乃為言。其前事且官

於子期。此文義自明。何必曰初官。余故竊定以金初為名也。



王右軍蘭亭記有系竹管絃之語論者以為重複余荒陸賈  
新語曰乃謂之以管絃系竹之音是右軍固有所據也古人  
之文不可妄著批評

唐人廢孝經闡門之章而後儒亦多然之陸賈新語之脩之  
於闡門之內而名譽馳於外又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  
於闡門之內矣二語似孝經之意闡門之語曷可廢乎

新語亦易荒而文字古質可貴所謂元氣未濟之作也余甚  
晚之徂來嘗疑其偽作余弗敢以為然也

享保戊申九月二日東都大水郭北尤甚平原如海屋宇沈

沒士民數十萬盡為魚鼈死者万余人所在丘陵墜壞崖頽  
津崩平地陷裂石轉木枝橋梁無大小盡為烏有矣 國初  
以來未之聞大災也予紫芝園東北去水里所南則百余步  
為甚近而以地高故得免焉豈非幸哉

近收有興利之臣幾涸豬沢以為田而在隰巨池大沢而流  
其水於它處既不知地勢之又逆水之性所以有水災也  
賈大傳新書頗有唯荒也其易荒者傳職保傳連語數篇而  
已

董仲舒論性非孟子甚當繁露中深察名号實性二篇乃是



見哀公八年

有子子之字有字有字有字

韓詩外傳第六卷

於

有若者孔門高弟其言行見論語禮記所記豈非彬：有從君子子及見左氏所記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嘗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矣有子之勇也子夏亦孔門高弟以文學著名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勇士公孫帽自言其勇以愧公孫帽怡此子夏之勇也由是觀之孔門勇士豈止一子路乎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信哉

史記曆書所載太初曆法十九年為一章今首心得朔且冬至四章為一節今七十六年節首必合朔於正北故朔至皆無小余是為夜平朔且冬至自北加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

五則為次章首天正建子月朔且大小余加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則為次章首冬至大小余如是四次累加至於朔至冬日皆無小余則為次節首矣一節之內首章天正建子月朔及冬至皆無小余乃朔至同在北子也二章子月朔小余七百五冬至小余二十四乃朔至俱在西正西也三章朔小余四百七十冬至小余十六乃朔至俱在正南午也四章朔小余二百三十五冬至小余八乃朔至俱在正東卯也四章登則一節終矣二十節千五百二十年則朔至皆無大小余乃復得天正甲子夜半朔且冬至如太初元年故



自太初元年下推百年以外則每一節累如大余三十九上  
推數百年則每一節累減大余三十九若上下推一章則  
以大余三十九小余七百五大余三十九小余二十四累如  
累減嘗試以安法推春秋之世自漢元封六年丙子上至周  
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己卯四百十八年為四節二  
章是歲乃章首當朔旦冬至故得朔大余二十五小余四百  
七十冬至大余二十五十六大余二十五為己丑左傳  
云二日己丑日南至是也杜元凱謂前年夫閏故冬至在二  
月自此上至周惠王二十二年魯僖公五年丙寅百三十三

年為一節三章後得朔旦冬至之歲故朔大余四十七小余  
二百三十九冬至大余四十七小余八乃大余四十七為辛  
亥左傳云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唯此二處傳昏日南至  
今以是推之則隱十一年己巳莊元年戊子二十年丁未僖  
二十四年乙酉文十四年甲辰宣十一年癸亥成十二年壬  
午襄十三年辛丑昭元年庚申定七年戊戌哀十一年丁未  
亦皆當朔旦冬至而傳不昏蓋亦司歷之過也

曆法加減大小余者其如法如史記曰歲去其減法大余不  
足則加六十而減之小余不足則解大余之一為九百四十



分若三十二分以加小余而減之上推者累減下推者累加  
日行一度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五十三刻  
有奇而日與月會是則日月行會之常期也然日行有盈縮  
日行有遲疾故有如期而會者有過期而會者有不及期而  
會者是以後之治曆者細步其盈縮遲疾之差以進退其期  
必得其正以為定此謂定朔因謂二十九日五十二刻有奇  
之常期為經朔二二朔日之大小必相間錯若定朔則有比  
日大比日小古曆簡易唯有經朔而無定朔所以漢以前有  
晦日食也

畏於人者必有所畏無所畏者以亦不畏之畏於人與無所  
畏二者不可得而兼一者有命一者在己我樂其在己者耳  
矣

程子云英氣甚害人矣言却害人尤甚

人常有過而後能無過未始有過而能終身無過者我未之  
聞也蓋聖人不能無過也斯懲也斯戒也則可以無過矣  
故曰過之於人大矣

古者君子修身莫先於衣服二身之節也有是服斯有其容  
有是容斯有其辭有是辭斯有其行有行然後有以成其德



也表記云君子衰經則有衰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可屏之色此夫子之言也而夫子初不言泊心如孟子諸曹  
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亦不言  
心堯之心此孟子所得於孔門之教也由夫觀之聖人之教  
可知也宋儒專以治心明心為教者效淳屠氏也然淳屠氏  
亦必服其服而後治其心若去其服是舍親氏裸其身而曰  
吾得佛心則人孰信之耶是舍親氏亦不能舍其服而專治  
心也宋儒專言治心明心此尚未及淳屠也其興聖人之教  
徑庭何啻千萬里哉

監鐵論云雷電之色而竟耳人不能聞余謂電當為霆字之誤  
也電安得有色乎哉周之稱易云潤之以風雨也風豈潤物  
哉皆帝說耳

馬季長云笛賦云温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按以孟子配孔子  
蓋為此始也

說命云惟事二乃其有備孔傳曰事二非一事蔡傳曰惟事  
其事則其有備二家解事二不同按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卿  
大夫已下更及賓客見參不事二如淳注曰不事丞相之事  
又陳丞相世家云平負不事二一縣中畫然其所為此兩事



事皆為不事其事如蔡說荒尚昏者當從蔡氏恐孔傳非是  
劉長卿詩云漁陽老将多迴席魯國諸生羊在門按迴亦避  
也新序云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其義可見也  
以全求人者虽極宇宙莫能溷人有桓公曰人固難全推用  
其長者大哉量也此存之所以與也

阮籍詠懷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昏詩被褐懷玉顏回相與  
期余謂藉文上少好詩昏則有之矣至言顏回相與期翁也  
豈其然乎徒虛語耳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有四節相推斥句第一首第

三首皆有之今人為之必改其一古人不拘其然

河豚之為魚也味美而有其毒旧說其毒在肝今不必然世  
俗以其肉間有虫如堪誤食之則殺人故必揀去其虫洗之  
今極淨而後烹之乃可食也亦能温中益人然海鄉粗人得  
此物則不啓其腹切作數段併其腸臟烹之殺人食之未始  
祛其毒數歲之內必有一人被其毒數人吞斃虽都人知去  
其毒如法治之亦必有數人同食而同死者由是觀之河豚  
不可的知其毒所在而其奈何由也人好食之而不死者幸  
也已知命君子決不可食也昔聞諸徂來先生云



享保己酉三月廿五日己巳穀雨越廿八日壬申寒甚廿夜  
隕霜秩父郡中柔葉尽瘁毛地在甚養蠶有以爲憂余以四  
月遊秩父還而過毛親見之王達蠶海集云春霜不殺益亦  
大槩之說已

余平日於都下有故兴俗人惡客對坐終日或侍坐於諸候  
貴人平日則小腹痛引陰囊水道不利俎宿乃已蓋氣病也  
及遊秩父跋履山川旬有五日日行五六十里至一百里勞  
矣然微恙不起身体康健有異於常氣和也是知人之氣不  
可鬱而休以運動和也世之逸遁者宜哉善病古人謂宴安

酖毒不可懷誠哉

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序云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從  
內兄者何按爾雅曰母之從父舅今爲從舅鄭康成喪服傳  
注謂舅之子爲內兄弟則知從內兄此從舅之子也內兄弟  
及從內兄弟親親皆無之文迂注亦無解今次事理推之當  
如安也

人之愚也其类有二有愚而信人者有愚而疑人者愚而信  
人者虽亟受欺誑然如聞善言而信之則亦有神其過愚而  
疑人者虽聞善言而弗信則賢者不爲尽忠其不受欺誑不



足以善其身均之愚也而信人者猶賢於疑人者由是觀之  
信之從不亦大哉

伍子胥傳云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  
以外事欲殺王而自立一句乃所以解上句內志二字也內  
志故不必解而下自解之古文亦有矣法太史公將用之  
公救涇使公孫鞅去魏鞅不肯去知惠王必弗能用涇言秩  
已也楚懷王為張儀所欺大怒必欲得儀而其心為秦惠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諸行知楚王必弗能殺已也此二子  
者惟知其不死故能履危地而不懼也然亦勇矣今之人

苟欲行大事不可無此氣概也

土佐州有大蟲雲州有狐蟲皆甚害人大蟲者斂初有人繫  
犬而不興之食候其飢極設飯及魚肉於前犬見之欲食之  
急延頸將就之而不及也於此人抽刀到之取其首而祠之  
以為大蟲遂歲收祭之行大蟲者若有怨於人及見人家所  
有貨財而心僅欲之其人乃病醫藥不効病家必尋其蟲主  
就而謝罪及問其所欲而興之則已狐蟲者役狐也不詳其  
初行之有能令人病熱癸狂非蟲主自解之則不去其事興  
大蟲大相類也大蟲狐蟲皆有其家而傳之子孫國人甚賤



惡之不興通婚姻以故近來二盞漸衰其家數亦減去廣瀨  
候者出雲子候也甚憎狐盞一旦命有自大發騎卒凡盞狐  
之家在國內者盡圍而焚之殲其人而無遺焉自北廣瀨國  
內無復狐盞矣慘矣亦英斷也按野叢昏所記猫鬼事興  
此相类曰南北朝多事盞毒有巫習猫鬼者觀階独狐陷傳  
其家每夜以子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巫死  
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当取下詔禁之甚力謂猫鬼  
之家投四裔余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  
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域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

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參岑集中有憶長安曲二章其一曰東望夕長安正值日出  
初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真率高古可謂絕唱李千麟何  
不取之又有日沒賀廷碩作日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  
向万里來功名是何物亦矢口之言妙甚

京師市中有小兒四五歲因吹糞穢塞咽喉其家走邀醫  
以白湯濯麥芽未興服未効須臾及目欲絕偶有鬻綿者過  
其家問而知之曰我能救之急取宋醋煮令熱灌半鐘於兒  
口兒便大咽因吐出糞穢去其家大喜為沽酒重謝賈人



一醫慙而去其醫者純所知也一日語余以此  
食椒必須開口徐嚼之使椒氣散於口外否則椒氣直射喉  
令人氣閉但吸不及也余少嗜枳嘗食好枳而遭氣之閉之  
難者兩度苦不可言也求其治法醫者云新汲水解之或云  
取爐中寒灰冷水點服或云自捫其喉或云緩帶或云御刀  
刃或云飲鐵蓋余收悉行之皆不効術盡矣喉絕而已未如  
之何頃之枳氣自然衰則唯氣自出而安此亦不可不知也  
以余所經於身故茲昏以亦後人云

但徠先生見識卓絕知道甚明周南以為鄒魯以後無是人  
者非過論也唯其行不及其所知殆所謂行不掩者歟蓋先  
生之志在進取故取其人以才不以德行二三門生亦習聞  
其說不習德行唯文學光講具以但來之門多斯弛之士及  
其成才也持不過為文人而已其教然也外人既以是識先  
生亦嘗說私不滿先生此先生之所以難助視純也昏云非  
知之艱行之艱先生有焉

但來先生平日不教小子輩是以其門無長幼之序焉  
或問仁齋與但徠孰愈曰仁齋之學不及但來二二之才尤  
非仁齋所企及也若識則仁齋實為之嚆矢但來更超乘而



上所謂青出藍者也。至其所以教人，則仁翁以君子望於人，徂來以豪傑望於人，是二先生之風不同。猶馬援所稱伯高，李良之異也。學二先生者，其得失亦猶是也。

采薇詩云：楊柳依依，毛鄭孔及朱氏皆無解。按薛君曰：依依，盛兒見李善文，迂潘安仁詩注。

胡元瑞詩數云：唐人宋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詩名始彰。見雷溪友議。吾友高子式年十八失明，厥後詩名漸高，豈造物之均，今人不兼有其長也。抑造物之慈也，令人失於彼而得於此也。

或見余文論，有曰：弄文墨之語曰：弄文墨者，刀筆之更也。故李陵答蘇武，昏去便刀筆之更，弄其文墨耶？今子以為書生之事，何也？余曰：其然，豈其然乎？文墨乃文人所從事也。故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曰：息愛之隆，形於文墨。然則魏太子亦豈刀筆之更耶？

余荒拙，康興山巨源，昏見其簡傲不孫，可憎之狀。康于真不祥之人也。其不令終宜哉。然康自言剛腸疾惡已，則惡矣，不識康之所惡者何也？

山中僧嗜茶，有樵夫曰：過之僧，輒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好，而



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焉。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所謂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薪以給食，豆鬻藜羹，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物，是未免飢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晏眠孰寐，徹明不覺，雖南面王之樂，何以尚之？若嗜除睡之物，是小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共貧，實而不敢去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是，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辭。

東都有賣人好禪，未有所悟也。一夕坐禪，忽記數年之前賣物於人而未收其直，明日遂尋其人，取直而歸，欣欣然謂其

子曰：坐禪之利大矣，使人記其所忘。汝曹必學梅。

吾家君所識富商石川氏者，毛人也，好荒兵，昏。其家君談兵頗有條理。家君曰：子既服賈，而好兵何也？對曰：兵法於吾事甚近，僕用此以行吾事也。家君退而語純，等曰：石川氏之子好兵法，所謂盜跖之飲也。

朱晦菴小學載孫思邈云：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按此言出淮南子主術訓，而上句作心欲小而志欲大，晦菴不稱淮南子而取思邈何也？

凡借人以金錢，而其人能及期還之，幸也。如其貧不能還之，



則當指之不責。因為折券以安其心。已亦去其心累。此謂培善根植德本。蓋感恩圖報。負債擬償。人常之常。不待賢人君子而後能然也。即人不報。夫必報之。即不在其身。將在子孫。況人非沈無慎。豈可占一水富行。而不憚人之急困哉。馮驩所以不貴貧民之錢。以孟嘗君布德於薛人。其意在斯。非惟封君宜如是。凡居富家之業者。不可不行斯道也。世之富人不能植德。以為百年之計。有負債而不還者。責之不已。送之以怒。負者亦怨。其不怨。亦親戚故旧。由是失其歡。卒為仇讎者。往往有之。甚則折為三。取其債。至使負者携離迅去。然後

已。即不告折。握無用之券。以責虛債。重并而貴之。積以歲月。終不能得負者。固因貴者。亦勞徒為無益。嗚呼。愚哉。大臣借而貴之。不如無借。故有不借。借之則不責。惡敗德也。

以資說士一句。出魯仲連遺燕將。又見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戰國策注云。辨說之士。資以藉口。吳師道曰。資給說士。顏師古漢晉注曰。談說之士。傳以為資。已上三解。一意其淺。自明。蓋說字音稅也。史記當隱解。義不明。張說文迂注曰。使賢士有所資。益而喜悅。勸其將來也。是則以說為悅。言資悅後之賢士也。不徒解。義涉於牽強。且於文無句法。不可從。



也

相如封禪文有一處不可說者曰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  
蓋幸盡号以况梁史漢及文迂諸本皆不可曉即費數十百言  
而稍通以之說本文仍不可說要之不成語也蓋光段本當  
有誤耳

左氏傳有褚御鞅說苑楚有褚御已諫莊王褚御似是人  
姓也

余每說文迂至嵇康養生論未嘗不胡盧而笑曰愚哉康也  
服食以求長生而卒死於刑况與莊子所稱卓豹張毅一養

其內而虎害其外一養其外而病發其內如出一途而康甚  
焉要皆知養其所養而不知害常生於其所忽古人所謂其  
知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康之諄曰至於措身先理之亡於微康  
之於身失理矣奚翅微哉余又觀其與山巨源絕交昏不為  
不恭莫甚焉向使巨源怒則其中傷之未必不如孫秀之於  
石崇清岳幸巨源之長者也且延其命耳余故曰唯此二昏  
亦足以取禍康誠小人而才者孟子所謂益成括之徒也杜  
少陵詩云嵇康養生被殺戮悲夫徒貽千歲笑耳  
褚少孫之少史記補說續以素也朱仲晦之傳大學格物章



斷一匹錦而間以廢布已

濠溪愛蓮其說以蓮花之君子者也余戲代濠溪言曰海棠花之美女者也故弗愛之夫草木之有花草木之文章也若必擇其似賢人君子孝弟忠信仁義道德者而愛之則花之可愛者鮮矣宋儒義理之學如斯乎其愚也

仲尼歿後到乎今聖人之道有兩大厄秦皇焚書一大厄也宋儒唱道二大厄也然秦皇能焚書不能焚道學者尚得誦其言以傳于後及漢興遺書出儒者能誦之而得其指焉雖有殘缺而其存者猶足以誓古是秦火之厄猶不甚大也宋

儒燒古訓而立新義以二帝三王之道合諸浮屠欺天下惑後世六百年來天下之人不聞古之道雖有六經猶無有也且秦皇人皆知其惡宋儒人不知其害孟子所謂似而非者孔子所惡也由是言之宋儒之厄斯道大於秦火乃今吾侪為仲尼之徒者得不疾而惡之哉

或問曰詩云綠竹猗猗毛傳云綠玉芻也竹篇竹也三物皆草朱注以綠為色竹為竹二說就是曰按尤太冲魏都賦云南瞻淇澳則綠竹允茂劉淵林注引淇澳志云下淇園之竹張銑注云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是先儒已有以為竹也



卒章云綠竹如簣亦似美竹之詞且唐詩曰牕前綠竹生空地又曰綠竹含新粉凡此之類皆言竹也竊恐毛傳未可信也當以朱氏為是

東廣徵補亡六首虫工而不美三百篇辭過綺麗故也余愛王中宣贈士孫文始詩文大得風雅之調矣

文廷載漢高祖歌序云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張銑注云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純按此注非也置酒也不然句中留字及下文召故人父老子弟仇酒皆無謂也通雅云莊子字子休見列子注成元英疏純謂莊子名周字

子休乃莊子之反言好事者擬作也

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士內史既維馭馬攝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小序以為刺幽王鄭箋以為厲王時余謂此与乱臣下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之收正相反

詩尚渾厚掌也間有不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訖爾心以畜万邦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為美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二詩篇中所言六直切異於它詩可諫詩中諫疏也如悔菴說詩概以溫厚和平為尚殊未盡詩体耳



紀國忍冬酒苦辣芳烈海內無雙一滴下咽直至睛下痛快不可言也主真上人住傳通院取紀候餽以是物上人見予曰子嗜忍冬酒乎予對曰嗜之上人乃命侍者為予酌之予傾一小鐘上人曰子能盡一鐘乎予曰不足已上人曰請再進予六傾一鐘上人為命敬曰復請曰幸甚又傾一鐘上人曰善飲哉生也老僧素飲子所知也而不飲是酒子嗜之善飲哉生也予曰僕亦素嗜酒而不能數杯唯於忍冬酒則盡數杯亦不甚醉性所嗜耳況紀忍冬酒乎天下之佳味也政不盡醉上人愕然曰生可謂善飲也

先君子嗜酒善飲而不必美酒雖薄酒亦飲之而盡醉嘗曰薄酒亦勝茶湯酒雖薄亦能醉人未聞飲茶湯而醉也

昭明太子文廷序六朝文之極者可謂所作不愧其所選矣或曰昭明之文佳則佳矣若不古何曰文之工拙存乎才而令古者收也故雖有高才而不免收俗者且為之耳如果見其才則古今文皆可為也向使昭明生于西漢則其才未必出于長卿之下

管仲在魯桓公使人詰諸魯曰欲生得以戮於郡臣魯君問諸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



也。所<sub>レ</sub>在<sub>レ</sub>之<sub>レ</sub>國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sub>レ</sub>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夫鮑<sub>レ</sub>林之知管仲也詳矣。古今稱焉。然林之與仲曰游<sub>レ</sub>宦<sub>レ</sub>交也。則其相知固其宜也。施伯之於管子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見之。即知其天下之才。而言其所<sub>レ</sub>在<sub>レ</sub>之<sub>レ</sub>國必得志於天下。又知有<sub>レ</sub>之<sub>レ</sub>將用<sub>レ</sub>是<sub>レ</sub>人。此皆不可及也。然則施伯之知過鮑<sub>レ</sub>林邪。施伯殆神智矣。

困學記聞曰。湯誓<sub>レ</sub>予則擊<sub>レ</sub>戮汝。固有放<sub>レ</sub>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之者推<sub>レ</sub>以<sub>レ</sub>習<sub>レ</sub>之。便勿犯。呂居仁謂安國能明<sub>レ</sub>聖人未<sub>レ</sub>盡<sub>レ</sub>之意。實有大功於<sub>レ</sub>聖人者。純謂孔說

非是。君子為政信賞必罰。况臨師乎。若孔<sub>レ</sub>氏之說者。豈<sub>レ</sub>子欺人。適可一行之而不可再行也。夫不可再行者。豈君子之政哉。孔<sub>レ</sub>氏益憎<sub>レ</sub>擊<sub>レ</sub>戮之慘。故有<sub>レ</sub>此<sub>レ</sub>說耳。然所<sub>レ</sub>謂<sub>レ</sub>戮者。非必誅殺之。謂<sub>レ</sub>戮者辱也。故孔<sub>レ</sub>氏於<sub>レ</sub>其<sub>レ</sub>誓<sub>レ</sub>以<sub>レ</sub>耻<sub>レ</sub>累<sub>レ</sub>解<sub>レ</sub>之是也。或以<sub>レ</sub>擊<sub>レ</sub>作<sub>レ</sub>奴亦未<sub>レ</sub>必然。軍法尚嚴。不<sub>レ</sub>與<sub>レ</sub>常<sub>レ</sub>政<sub>レ</sub>同<sub>レ</sub>故<sub>レ</sub>之<sub>レ</sub>大<sub>レ</sub>罰<sub>レ</sub>所以<sub>レ</sub>立<sub>レ</sub>威也。非<sub>レ</sub>慘<sub>レ</sub>刻也。

溫公做<sub>レ</sub>太<sub>レ</sub>玄<sub>レ</sub>而作<sub>レ</sub>潛<sub>レ</sub>虛<sub>レ</sub>王<sub>レ</sub>伯<sub>レ</sub>厚<sub>レ</sub>謂<sub>レ</sub>溫<sub>レ</sub>公<sub>レ</sub>之<sub>レ</sub>學<sub>レ</sub>楊<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學也。余謂<sub>レ</sub>楊<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學<sub>レ</sub>老子<sub>レ</sub>之<sub>レ</sub>學也。太<sub>レ</sub>玄<sub>レ</sub>潛<sub>レ</sub>虛<sub>レ</sub>魚<sub>レ</sub>立<sub>レ</sub>教<sub>レ</sub>不<sub>レ</sub>全<sub>レ</sub>要<sub>レ</sub>皆<sub>レ</sub>大<sub>レ</sub>道<sub>レ</sub>中<sub>レ</sub>之<sub>レ</sub>間<sub>レ</sub>業也。



寒暑之往來晝夜之長短。雖曰以漸然進退盈縮。各有行上疾徐焉。何以言之。寒暑之往來也。風雨為之使。嘗見寒往而暑來。暑往而寒來。必有風若雨而氣候卒變。此衆人所同覺也。其間一日寒。一日暑。一日甚風。氣之行也。其寒其暑。數日不異。是風氣之止也。行之疾者。廢而易知。行之徐者。微而難覺。晝夜之長短。亦然。晝夜之長短。以日月之出沒觀之。嘗以物為誌。以測日出之度。則連朝不見。有甚進退。數日忽見其大進。是則所謂行止疾徐也。余於是益信天之為造物也。其曆家之所未嘗言。乃天之所以已測也。曆家持推其均。

分差次之數耳。

周尺先儒說皆云。當日本曲尺之六寸四分。太短。或云。當今八寸。太長。但朱先生詳考以為。當今曲尺之七寸二分。此為定說。予嘗以為。北推古今田里法曰。古者里法六尺為步。三百步為一里。古者六尺。當今曲尺之四尺三寸二分。古者一里千八百尺。當今千二百尺。十六尺。今者六尺為一間。則千二百九十六尺。為二百十六間。六十間為一町。則二百十六間為三町。余三十六間。古者十里曰。當今一里。古者畝去自方六尺為步。二百為町。古者六尺。當今四尺三寸二分。自



自相乘為方一步者十八萬六千六百二十四是為田之一步於今之方六尺為步者為六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二十四古者一畝當今五十一步六百二十五步之五百二十五畝宅當今二百五十九步六百二十五分之百二十五百畝當今五千八百八十四步今者六尺為步三十步為畝十畝為一段十段為一町則五千八百八十四步為一町七段二畝余十四步今者里法六尺為一間六十間為一町三十六町為一里今者一間當古八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一町當古五百尺為八十三分余二尺一里當古萬八千尺為三十步即

是十里今者畝法六六尺為畝自相乘為方一分者三十六萬當古一步六百二十五分之二百零一今者一步當古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步之二百八十一段當古四畝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步之三百一町當古四十四畝四十四步六百二十五步之五百古曰吉行曰五十里兵行三十里當今五十三里矣持大眾之行程耳若常事一日率行百里故齊魯相去百里而國培去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今矣方人六率以下里為一日行程是六可以見古今軍法之異而同也



宋王庭秀著磨衲集其中有擬程子之學於墨氏王伯原  
非之見困學紀聞然謂程子之學似墨則余味之信也其謂  
似叔則庭秀之知言也吾亦然之

困學紀聞云持立独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  
異於老叔余謂持之独行老叔固有之通天地人老叔亦有  
之原齋以是為儒小矣夫儒明乎詩書達乎禮樂授之以天  
下之政而可以不惑者斯之謂真儒老叔殆有之興

元世祖一日命蕭希憲受戒於國師希憲對曰臣既受孔子  
之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

之戒如光而已上喜見輟耕錄余謂希憲之對誠善未如以  
四勿為對之的切耳所謂四勿真孔子之戒也

僧之為大惡中國為甚輟耕錄載胡元世總江南浮屠者揚  
璉發宋帝諸陵殘忍不仁豺狼不若而贊成其事者僧也近  
又見小說中有一昏名僧尼孽海其所載皆惡僧以妖術秘  
計誘人婦女引之密室而肆其淫虐玩弄媒孽無所不至荒  
者且不忍終篇甚矣僧之為兇賊也我日本國亦多惡僧不  
知有如彼昏所記者否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仁齋解云不以言舉人智也



不以人廢言仁也予謂以言舉人恐舉非其人不可以長民  
也是害於仁故不以言舉人仁也以人廢言不知善言可用  
者也是害於智故不以人廢言智也仁奇之鮮仁智易處也  
增上寺有僧覺玄好學從徂耒先生游買昏不必善本虽殘  
缺不完者其直廉則買之由次願富昏其學亦博其徒曰和  
尚何不取善本而置之師云余好昏豈不欲善本乎惟貧苦  
必求善本則不能多置今吾所藏虽非善本亦足以濟用即  
残缺不完猶愈於全無吾亦何暇取善本哉達哉師也世有  
富而好昏者務求善本表裝完全卷帙整齊新如子未觸而

束之高閣終歲未嘗開荒徒供蠹食覺玄師之言其亦可憐  
矣師不幸未及中身而歿今也則亡

性猶杞柳也美猶栝橿也杞告子言率性之道也孟子云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橿也則莊子馬蹄篇之意也夫木之  
堅剛踈理者不可以為栝橿而杞柳則其材堪為栝橿故以  
以杞柳為栝橿乃率性之喻甚當孟子以為戕賊杞柳豈不  
謬哉凡告子之言性皆知言也孟子何終不曉也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道塗互文也摺之道塗者言輕於聽  
說也德也者得於身也蓋言道塗非聽說之所非其所而聽



非尊德者也為不尊德者而說是為棄德也。災章與自行不脩章相表裏。古者教人道術首先令其人存。如六韜所記可見矣。不如矣則道不尊故也。先儒皆以聽說為一人之事。且視聽字如聞見字誤也。予故不從也。然矣章亦必夫子有為之言也。

東都大火。每以北風。余所見唯元祿戊寅九月六日。火以南風。延燒數十里。享保以未火。多以南風。七八月間。大風自東南來。拔木。燬屋者。數年一有之。享保戊申九月二日。庚戌八月晦。皆大風自北。庚戌殊為尤甚。安二事。近取天地氣一變也。

也。



